

Longzhongwen
Huangmeixi Juzuoquan

黄梅戏剧作选

龙仲文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2年9月作者与曹禺先生合影



2002年3月与夫人邢怀美在合肥“徽园”留影

《郑小姣》银屏造型(1984年5月,韩再芬饰)



1988年9月文化部部长秘书孙祥麟接见《郑小姣》演创人员





《郑小姣》舞台造型(1983年12月,姚美美饰)



《郑小姣》银屏造型(1984年10月,韩再芬饰)

1982年《小姑与彭郎》由安庆地区黄梅戏二团演出，帅来姣饰小姑，方殿恕饰彭郎。



1983年8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少波观看《小姑与彭郎》演出后接见全体演员

故宫收藏的容妃画像



1974年《红霞万朵》由安庆地区黄梅剧团演出。刘广慧饰唐国凤，王凤枝饰三婶，斯淑贤饰老代表。



1979年10月《选才记》参加省里
调演，麻彩楼饰兰光，姚美美饰兰琴。



1981年5月《东床梦》由黄
梅戏二团演出，郑小霞饰叶主任。

代 序

仲文同志与我交往，已近半个世纪。最近他出个戏剧选集，嘱我为之作序，这却使我很有些为难。然而，老友嘱托，碍难推脱，只得从命而已。

仲文同志原是望江县一个殷实之家的子弟。他祖父满腹经纶，是清末一个响当当的举人。那个时候，考上一个乡试的举人，是一件荣宗耀祖了不起的大事，所谓“一举成名天下知”（此举非“举动”之举，乃“举人”之举）。在清代光绪年间，凡留学回国者，最优者给予“进士出身”，优等、中等者，则赐“举人出身”。那时，凡乡试考生中举人者，即取得进京应试的资格，若考取进士者，即钦赐“进士及第”，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光荣的“出身资格”。其父也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童生，可见其家学渊源非同寻常。仲文同志自幼便在这么个家庭里接受严格的启蒙教育。

抗日战争后，因祖、父辈均相继去世，家道逐渐衰落。仲文同志资质聪明，从中学直至大学，全靠人民助学金才勉强完成了学业；在高中阶段，他几乎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龙氏在望江县是一个望族。当地流行黄梅调，颇受乡民喜爱，龙氏家族曾拉起一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龙甲丙班”，四处演唱，深受群众欢迎。仲文同志自幼即酷爱家乡黄梅调，“龙甲丙班”每次演

出，他是每演必看。这对他其后热爱黄梅戏，直至成为业余黄梅戏剧团的主演和小有名气的剧作家是有积极影响的。

由于他始终酷爱黄梅戏，从中学到大学，他都热心参加学校的业余黄梅戏剧团。也由于他的聪慧和较高的文化素质，他对角色的理解十分准确，逐渐成为业余剧团的主演，深受老师们的器重和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在大学阶段，他更醉心于对黄梅戏艺术的研究，在业余时间，他成天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翻读那些别人从不问津的古典传奇和杂剧，这更奠定了他对戏剧事业的追求和基础。

人的机遇是很重要的，一种好的机遇若是失之交臂，便会改变一个人的道路取向。说来也凑巧，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同志被“贬”安徽，美其名曰“考察”，其后，干脆便当起安庆地委副书记来了。他走马上任，便抓起了“现代戏”。既要抓，便需要人。因此，他四处抽调干部，准备搞个创作班子，从事现代戏的创作。仲文同志在戏曲界小有名气，自然便在被调之列。从此，他便正而八经地成为戏曲界的一员了。

仲文同志颇有才气，特别是他对戏曲不仅酷爱，而且钻研过。现在当上了“编剧”，虽不能说是才华横溢，但久久蕴藏和积累的在内心深处的种种素材和各种不相同的人物形象，俱烂熟于胸，一旦有了机遇，便像溶岩冲出地心一样，创作的欲望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现在他集结着七个大小型戏曲剧本，准备编个“选集”，便是他从许多个剧本中精选出来的比较成功之作，其中也不乏精品。这个《龙仲文黄梅戏剧作选》，应该说，是仲文同志在戏曲创作道路上的心血结晶与里程碑，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我本人虽搞了大半辈子编剧，剧本倒也写了不少，但真正的所谓的“精品”，却是凤毛麟角。仲文同志则不然，即此次选集来说，其中就有不少深受群众喜爱之作。

所谓“精品”，决不是“吹”出来的，或得了“某某大奖”，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可悲的是有一些剧作，靠走门子，送厚礼，得了个

什么大奖,但一经考验,即显原形,倘若演出,却观众寥寥。这到底是群众不识货呢,或是它根本就是平庸之作?群众是“上帝”,对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即使你吹得天花乱坠,他们还是不买账的!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现在,我只想就“选集”中《郑小姣》(传统剧目改编)和《红霞万朵》(现代戏创作),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感受。

先谈《郑小姣》。这个本子是仲文同志和田耕勤同志根据扬剧的传统剧目《断臂姻缘》改编为黄梅戏的演出本的。不同剧种之间传统剧目的交流、改编,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这对推动各个剧种之间剧目的繁荣和丰富,是非常有益的。例如泗州戏移植了评剧的《小女婿》,就变成了泗州戏深受群众欢迎的保留剧目。《郑小姣》的改编本,也可以说是对传统剧目改编工作上一个创造性的范例。从主题结构,到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合理安排,语言(包括唱词)的合理取舍和重新创作,以及对原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构思。因此,一经演出,便轰动宜城,成为家喻户晓、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郑小姣》自1982年改编上演以来,红遍大江南北。1983年杭州越剧团移植了《郑小姣》,杭州电视台又把它拍成舞台录像,向全国播放;1984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正准备把该剧拍成电影时,省及地委却通知作者,要将该剧拍成五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并由安庆优秀青年演员韩再芬担纲主演。连续剧拍成播放后,反响强烈,颇受好评。1985年该片荣获第三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安庆地委曾为此召开了庆功大会。

一出戏之所以为观众动容,其所以久演不衰,决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靠人物真实可信的性格光辉,靠真实动人而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靠符合人物性格的生动语言(包括唱词),靠它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靠它震撼人心的跳动脉搏,与时代脉搏同振,从而打动观众,感染观众,使生动的人物形象,久久地萦绕在他们的脑际,扎根在他们心中。

其次,我还想谈谈《红霞万朵》。这个本子虽然没有收入“选集”里,但在仲文同志的创作中(集体创作成员之一),却是不可抹杀,不可不谈的。这出戏是在小平同志“复出”时期创作的,曾两次被调到北京参加文艺献演。那时我在省出版局工作,担任《演唱》主编,并打算为奄奄一息的安徽戏剧事业,出一点力,攒一把劲。那时的“四人帮”已是强弩之末了,但极“左”思想仍然影响很大,在文艺界仍然是“君临一切”的,这大概也是“四人帮”垂死前的挣扎吧。那次晋京,我有幸随代表团一道,跑了一趟北京,主要是想听听演出后的反映和意见,并准备回省后为《红霞万朵》出个单行本。

《红霞万朵》是写农村妇女的,她们像红霞般美丽且有勃勃的朝气。在生产和生活中,便产生了先进和保守之间的矛盾,有矛盾便必然有斗争,从而体现了一群新农村的妇女和保守思想作顽强的拼搏和斗争的精神面貌。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样板戏”君临天下的那样一种单调的氛围中,突然绽放出万朵红霞,似乎使人们久久压抑的心情,猛然间石破天惊,嗅到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斗争还是有的(这是必然)。正当珠江电影制片厂准备把《红霞万朵》搬上银幕时,一股“帮”风,却向作者扑来。他们的顶头上司公然出面,强令作者把剧中副队长这个人物,改成所谓“走资派”,这样才足以表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主题”!其实,是完全为了迎合“四人帮”的口味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作者是不便(也不敢)硬顶的,但却耍了个小小的“滑头”。他们借故要到珠江三角洲去体验生活,补充生活,以便“更好”地“体现领导的修改任务和意图”。这样便冠冕堂皇地被批准了。可他们一去两月,杳无音信,等到他们打道回省时,电影已经拍摄成功了,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此剧在北京献演后,全国曾有一百多个艺术表演团体移植了她,北京和安徽都出了单行本。尽管《红》剧是产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氛围之中,作者在思想认识上、创作方法上,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作者的胆识,现实生活和斗争的

真实性,人物性格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客观的创作规律都在此中得以折射。因此,剧作者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生活的面貌;最可喜的是他们为我们塑造了几个具有个性特征的、令人可信的人物形象。如余得喜、三婶和老代表等。

我是不大喜欢为人作什么“序”的。我既非清高,也非怪诞,确实是因为我干了大半辈子编剧,成绩平平,自愧弗如,岂能为他人作序。但却偶有老友(多半是编剧界的同仁)找我,要我为其大作的出版写点什么,这确实是为难我了。一推再推,总也推脱不了,只得红着脸,咬着牙,勉勉强强挤出点东西,作为“序”是万万不可的,前面加个“代”字,也许可以遮遮羞,减轻一点对我的压力吧!我已是耄耋之年了,来日无多,乱七八糟挤出这点东西,就权作给龙兄的一点留念吧!

完艺舟于顽石斋

2002.8.1

目次

郑小姣	1
小姑与彭郎	89
选才记	155
东床梦	219
香 妃	295
杀狗记	345
渔舟配	359

龙仲文(执笔) 田耕勤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

郑小姣

第一集

【墓地(外、日、阴)

清明时节。密布的乌云笼罩着土岗上座座荒坟，坟上插着长长短短的白幡。野花在风中摇曳，伫立在树枝上的乌鸦转动着凶残的目光。悲凉的音乐夹着断断续续的哭声，三三两两的人群正在上坟。

在一块镌刻着“郑氏徐母老夫人之墓”的石碑下，匍匐着一位头戴孝巾、身穿素服的少女，她就是剧中主角郑小姣。

(合唱)梨花落尽是清明，

烧钱化纸祭新坟。

呼娘唤母无人应，

风筝断线任飘零。

【一片梨花落上坟茔，幻化成小姣带泪的秀脸。她躬起身来，收拾好地上的祭具，拎着香篮，怅然地离开墓地，向盘曲的山路走去。

郑小姣：(唱)扫墓归难回首草衰花落，

思亲娘不由人珠泪如梭。

娘去世父在外恩断情落，

晚来母难侍奉将我折磨。

每日里引颈盼爹来接我，

空山寂只看到树影婆娑。

无奈何提香篮忙把桥过——

【郑三培家院内(内、日、阴)】

【一条幽暗破落的小巷尽头出现一扇柴扉，后面是一间简朴的厅堂。厅堂的西厢房里传出阵阵戏谑的笑声。

郑小姣:(唱)柴门掩人语喧却是为何?

轻移步过厅堂强开眉锁。

【隔着窗棂，现出赵采与吴氏的头影。吴氏声：“和尚哥哥，你下次要来哟!”赵采声：“心肝宝贝，哥哥哪能不来呢!”

【厢房门开，伸出和尚的光头，赵采的目光正与小姣相遇，急将光头缩回，大叫“不好”!

郑小姣:(大惊)啊!

(唱)上房内哪来的和尚哥哥?(下)

【厢房门慢慢拉开，赵采拽吴氏上。

赵 采：三娘、三娘，你女儿她、她……

吴 氏：她在这里偷听是不是?

赵 采：嗯，嗯……

吴 氏：好哇!

(唱)与冤家暗度春风事已败，

张扬出去头难抬。

前房女儿暗作怪，

若告其父必遭灾。

赵 采：那么样好呢?

吴 氏:(唱)做一对露水夫妻你就走，

赵 采：我舍不得离开你呀!

吴 氏:(唱)要想结百年之好——

赵 采：怎样?

吴 氏:(唱)就把刀开!

赵 采：对，我去收拾她!

吴 氏：哟，何必要弄脏你的手呢。

赵 采：这个……



吴 氏：明日是清明节，那个老不死的早晚要回来，你把素珠给我。（耳语）

赵 采：妙，妙！（取下素珠急下）

吴 氏：（对白）小姣，小姣，你与我出来！

郑小姣：（上）来了——

（唱）听继母一声喊心惊肉跳，
只吓得孤弱女魄散魂消。
莫非她暗私通疑我知道，
看起来祸临身无计脱逃。
走一步停一步谨慎为妙，
母亲娘有何事呼唤小姣。

吴 氏：哎哟！我的乖乖儿哟——

（唱）你虽说不是我怀胎生养，
脸儿俏嘴儿甜就像为娘。
都只为你生母命薄寿短，
害得你花正开却遭冰霜。
自古道人死好比油灯灭，
又何必常年累月穿白戴孝苦度时光？

郑小姣：孩儿守孝，理应三年。

吴 氏：啊哟，你还打算穿它三年哪？不行，我一天看了一天不舒服。

郑小姣：这……

吴 氏：你哪不晓得呀，我嫁一个死一个，已经做了两次寡妇了。你这身打扮，莫非是想诅咒你父亲早死，叫我做第三次寡妇不成？

郑小姣：哎呀，这就冤屈孩儿了。

吴 氏：么话，我还敢冤屈你呀？你要是没有那个心思，就把这身孝服给我脱下来！

郑小姣：娘，明日就是清明……